三朝野紀

三朝野紀卷之七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崇禎朝

十五年正月元旦上御殿朝賀畢下寶座南面立顧內侍命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旨遂至殿簷行叩頭禮跪以聽命上曰閣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輔也閣臣起立不知上意擬取東西兩班上又曰閣臣西邊班來隨有一閣下引而前上宣閣臣來諸輔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

師道今日講猶稱先生尙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
做于元旦端冕而求聖躬卽轉而西向閣臣一揖
因曰經言尊賢也敬大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爲過
今而後道德惟諸先生訓誨之政務惟諸先生是
賴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于諸
先生有厚望焉諸輔臣遜謝不敢當上曰先生正
是當敬的言之再三隨諭先生起諸輔臣始起轉
下叩頭上還宮後補賜聖諭時輔臣爲周延儒賀
逢聖張四知謝陞魏照乘陳演六人

諭各省直十二年以前一應存留起解上供本折錢粮盡蠲免又以江南荒旱許各州府縣以麥抵漕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侍郞惠世揚請豁免十二年以前贓罰銀兩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

先是十三四年蘇松常鎮四府皆大旱蝗蟲食苗民皆告饑浙西三府又大水爲灾一望漂溺漕儲缺額徵比無方而湖州一府尤甚十四年七月浙撫叅德清崇德兩縣尤遲兌誤漕時政府方倚嚴切遂奉旨差緹騎拿解兩縣印官崇德令趙夔自

縊死德清令朱實蓮遠至京下獄擬罪時漕事亦已報竣實蓮因具疏陳地方荒苦狀始得釋罪調用則屬宜興爲政矣

朱君字子潔廣東南海人天啟辛酉方弱冠受知于先忠毅振冠一經工詩文重氣誼屢躓春闈以薦舉授是官到任未一年也被逮後所著詩有冬春草吳繼儒先生序之曰詩以言乎心之所之也心乎親者其言之乎孝心乎君者其言之乎忠心乎民者其言之乎仁吾友子潔氏令臨溪著循廉聲怨詔釋之還其官所撰冬春草言孝言忠言仁令讀者流連嗟嘆而不容已因以知其心焉先是其師李侍御仲達亦吾友也以觸璫詔獄所撰有受命草亦言孝言忠言仁足以令人嗟嘆而不容已然侍御之冤當其身不白也今子潔幸遇聖明復得出以展其大

用凡所言孝言忠言仁慮無不可發而譜諸事業者其重鬼乎哉侍御可謂有生友矣

御史張肯堂疏請還向來言事遷謫諸臣畧曰在諸臣率意敷陳罪止成於狂戇在聖明薄從降罰法姑予以困衡常譴其封事或議征求宜緩或陳刑獄宜寬或糾行間功罪之淆或爭朝端名節之重或抨彈臣奸于氣焰方張之日或抵牾近習于威權恩竊之時一腔忠愛天日共鑒偶經摧折傾作遂臣雖盛世原無棄人何官不可自效然使之迴翔中外何如特加環召賜復原職之大快人心

乎奉旨下部察覈於是原降用李清　等凡

十八人俱准復給事御史云

張公在言路頗著蹇諤聲後官閩撫遇變不屈

蹈海從王全節而死事另有紀

三月召對考選諸臣于中左門問解圍急着中原

勦賊何策兵至之處作何轉輸灾荒之民作何生

聚足食足兵何以使民生不困議餉議緩何以使

國用仍充其各悉心條奏時行取各官待命闕下

皆仰祈宜與援引適漕運愆期宜與因請速下諸

科道命使之分頭催債于是考選四十四人朱徵
馬嘉植等咸授科道無改部曹者內惟劉熙祚以
巡按湖南爲賊所執不屈死難姜埰在諫垣言
著節幾弊詔獄此外無一人足副特恩者矣
禮科倪仁禎疏言臣等初授科例于朝房候見閣
臣謝陞言及兵餉時事忽曰皇上惟自用聰明以
察爲明致天下俱壞陞居位輔弼敢歸罪天子如
此吏科朱徽廖國遴亦劾奏同之上怒下廷臣議
處命削籍爲民陞先任冢宰與唐世濟合謀薦逆

叅霍維華世濟下獄陛閒住田唯嘉罷後以南京右都御史莊欽鄰爲冢宰欽鄰久不到任奉旨切責調用復召陛爲之庚辰冬同陳演入閣聖眷頗隆次年辛巳上命追寫孝純皇后同孝元皇后光宗皇帝御容一同迎入上親致祭諸閣臣陪祭陛獨後至臺省叅之陛疏辨謂臣將出門而衣帶忽斷再續再斷以是後期乞提裁衣者同班役下法司訊鞫雖奉旨免究而上意已動至是罷斥之夫以大臣而委罪下役其作事之乖亦見一斑矣陛

後降清仍爲大學士

御史徐殿臣劉之渤各疏糾輔臣魏照乘得旨准其請告魏初與韓城善每票擬輒効其深文駁摘宜興入後諸輔皆請教惟謹魏專行自如宜興心不然至是糾疏入方一疏引疾即票旨允歸未幾費縣江夏亦相繼與告去

起陞馬士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鳳等處軍務馬先任宣府巡撫爲總監王坤

參其支用庫銀事逮問遣戍馬本貴州人久僑居

金陵與東南諸紳往來頗善至是以流賊横行江
北會推鳳督列士英名其中上頗怒謂會推大典
輒用廢棄冢臣欺蔽殊甚宜興奏曰冢臣豈敢欺
實以士英曾歷邊疆有才可惜今止開列候皇上
裁用惟是不先奏明爲有罪耳上怒始霽曰馬士
英既有邊才即着他去以此起官馴至有南渡之
柄用矣
上以寇氛未靖民罹鋒刃建齋南城每子刻同中
官往誦佛移時然後還內禮科姜埰疏言宗社之

安危非佛氏之禍福也以九重之尊對西竺之緇
文臣不敢以爲可且正德年之往事皇上豈不見
及此耶御史廖惟義疏請驅眞人羽士各遣原籍
侍郎王錫衮請遣眞人張應京歸皆不聽先是召
應京入都卽傳禮部宴侍郎奏會典宴法王在大
慈恩寺則宴眞人宜在宮觀上遲回久之始報可
旋召應京至會極門賜賚甚渥比洪熙時所賜逾
數十倍諸司無敢執奏者　已加王錫衮服俸一
級嘉其諷上事佛寓規于愛也

宮中舊規上每年冬底書符召仙或召將叩以來歲事無不應者至是年召之不至良久元帝下臨亂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上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爲尚有未降生者否亂答云惟漢壽亭侯受明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不應矣

六月十九日上召會推諸臣吏尚李日宣禮尚林欲楫左都王道直禮侍王錫衮蔣德璟左副都房可壯掌詹李紹賢兵侍吳甡刑侍惠世揚徐石麒

工侍宋玫詹事黃景昉邱瑜通政使沈惟炳大理卿張三謨諭德楊觀光共十六人來中左門俟以病不至同輔臣賜飯畢先召諸輔臣入德政殿賜坐次輔賀逢聖時已奉旨允放猶被召入見忽放聲大哭不止久之召兵部詢邊事又召日宣道直入頃之諭曰卿二人不須召對俱令出上移駕入中極殿輔臣亦入殿賜坐賀復放聲大哭拜跪數十不止命之出殿行五拜三叩頭辭朝復大哭不止見者怪之既出方召預推諸臣入行禮畢令入

殿內依班魚貫立御床東上曰口口未滅流寇猖獗天變民窮卿等有何嘉猷奏來郎令各依會推次序過奏奏對畢殿內先備酒六桌將賜諸臣坐宴而房宋張三人奏對不稱旨上遽傳令各回衙門遂俱出是夜傳旨命德璟景昉甡三人入閣而以淤推多人責吏部回話

賀公居身清正不和于時故再召未久旋卽告歸家居武昌十六年獻寇破城全家殉難大節凜然此時陛辭痛哭豈非憂國憂君明知禍敗

之將至有不能言不忍言者耶同輩泄泄者流
反以怪異目之矣噫
二十一日上召府部九卿科道入政宏門賜飯上
御中左門皇太子定王永王左右侍立各官行一
拜三叩頭禮朝東宮亦一拜三叩頭朝二王一拜
一叩頭上服黃袍東宮二王俱服紅袍上喚吏部
尚書李日宣其聲頗厲次喚吏科都章正宸河南
道張瑄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侍郎宋玫大理卿
張三謨各過跪上曰枚卜大典如何濫推許多如

房可壯等三人聚斟推舉麽責令回話倘是支吾
日宣奏從不敢狥私上曰前爾奏當秉公執法惟
知有君父不知有私交知有國法不知有情面你
那一件不是情面朕數次優容全然不悛正宸奏
日宣素是游移臣前有公疏糾他此番實不敢狥
私日宣奏可壯素有丰釆宋玫年少向學三謨亦
曾掌河南道過上怒曰住了錦衣衛通着拿了王
錫袞着改吏部侍郎署印日宣等六人去冠拿出
天怒方震諸臣相顧失色德璟吳甡跪辭新命因

奏臣等亦在會推中諸臣旣有罪臣等豈能自安
上曰已有旨了輔臣奏枚卜大典尙望聖慈寬宥
左都王道直奏頃會推俱是冢臣與科道商確臣
不敢置一語上諭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
間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旋令各賜茶餅訖明日有
旨下六人刑部問日宣等三人戍邊可壯等三人
削籍又以議罪不當罷刑部侍郎惠世揚或謂初
次不與推者流言入內及再推又有不與者陰行
中傷復有二十四氣之目徑達御前皆以小人傾

陷故致上怒如此

增鄉試解額北直生員七名監生十名南直生員十名監生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東六名雲貴各二名獨河南以寇亂停試至次年春始補何瑞徵朱鈦飾主考南北公行賄賣以關節中者居其大半時有對云不用孔子不用孟子只取公子不要古文不要今文只取直紋吳郡有捲堂文又有四書成語編文悉快人口

起孫傳庭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勦寇傳庭至西安檄召諸將聽令各以兵來會旣集乃縛賀人龍責之曰爾奉命入川討寇開縣譟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押職爾之由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正法軍前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脂人初以諸生効用佐督撫討賊有功總全陝兵降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

人龍與賊通將勅傅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賊圍開封久先召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援之兵潰于覃懷時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于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兵方銳未可擊也啓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

軍相次而退藩亂啓睿文岳聯騎奔汝甯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兵馬數萬啓睿印劒俱失事聞逮啓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後閏十一月賊攻汝甯文岳以兵救之不克城破賊執楊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殺之世琮屢却賊有功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

賊久圍開封城中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庫金百二十萬復捐歲祿萬石以養兵國廩空虛宮人咸有饑色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

澍等守且不支特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
賊可潰也九月河決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
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汴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
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
十萬巡撫各官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
後從水逸出西城樓率宮眷及諸王子露棲城上
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及巡撫推官黃澍
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
據筏以矢石擊汴城北渡者城中遺民尚存數萬

賊浮舟入城盡擄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之奪回子女五千餘人舊河故道淸淺不容尺歸德隔斷在河北邳亳以下皆被其災汴城佳麗甲天下羣寇心豔已久前後三攻之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誓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頗以子女珥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斷垣矗水○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召對特授御史即發十萬金令澍齎往以三萬賜周王餘分賑宗室及被難飢民

禮部疏題謚典五年一舉今自特賜外不無久停
即如逆璫一案諸臣慘死甚多其得謚者止楊漣
高攀龍魏大中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六人無容
議外其未得謚者則尚有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
等九人今恭繹明綸仰見當時慘死多人若左光
斗等正在皇上垂憐惻鑒中謹將諸臣本末開列
上請一體加恩易名云云奉聖旨易名大典宜核
公評所列慘死各官即着該部科會同詹翰儒臣
察明觸奸本末章疏實據及本官生平品行是否

允概逐一核議具奏
按謚典必由部疏請旨俞允然後詹翰諸臣擬議送閣閣中具揭題奏崇禎初蒲州爲政因姚文毅之謚先題趙忠毅公等十二人同難中惟揚忠烈高忠憲魏忠節周忠介與焉繼經鄒惟璉張國維凌義渠姚思孝諸公催請雖有旨下部終高閣至十一年給諫熊維典特疏舉先公亦奉旨下部部不爲題覆也宜興再召頗留意此事言路如李清沈允培戴明說諸公竭力贊

之疏請再三又因同難諸臣後人之陳乞嚴旨

催覆時宗伯林欲楫祠司吳康侯於卹大忠典

漠不關心亦不知諸君子之始末但憑胥吏呈

稿至以未謚周繆二公爲已謚又以不在慘死

之列如丁乾學者亦混入焉因奉核議實據之

旨遂終于見格矣此沈公面語遜之云然宏光

時復賴李沈二公疏催宗伯管公紹甯疏請乃

得全給一代褒忠之典始大備矣

八月十九日早朝畢上卽登文昭閣閣在皇極殿

東上步下閣御德政殿召五閣臣言文昭閣兩旁
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每
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
妾之時少又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
各有奏對上因言京中宜積儲本色又言屯田也
是要緊又言漕運諸事黃河一帶修築如何德璟
對自董家河起即用泇河不用黃河一路較平穩
上言京中運糧車戶之苦德璟對車戶脚價原有
輕齎銀可用只須給發外面百姓尤苦練餉之加

須是漸漸減省上默然翼日命於文昭閣左右各設直房云

八月廿四日講讀畢上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執一本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曰張溥已死張采小官科道官如何說他好延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爲惜之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溥黃道周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上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月蒙放他極

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宥
上微笑延儒曰道周在獄中尙寫許多書卽前上
奏章俱是親筆寫的德璟曰道周寫有孝經一百
本每本做有一篇文字多是感頌聖恩景昉言皇
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的有聖德頌極感聖恩
演言他事親亦極孝德璟言皇上問知樂之人卽
道周便能知樂雖言道周雖不博通且極淸苦德
璟言道周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永戍就是讀書亦
還用得上不答但微笑而已翌日遂奉手敕云昨

先生面奏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切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容議來奏輔臣具揭同覆卽奉御批黃道周准赦罪復原官特諭吏兵二部一時臣民無不鼓舞以爲聖主轉圜之美而宜與之巽言臣君者亦其一端已

九月十八日御日講講論語子罕言節上召輔臣問夫子論仁如欲立欲達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及出門使民等章言仁儘多何云罕言延儒對此卽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意德璟對聖人未嘗不言及門弟子悟者以爲言不悟者以爲不言耳又問命與仁如何分別德璟對總是一理在天爲命在心爲仁又問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便是修己以安百姓意諸臣言聖鑒極明徵延儒言帝王學問只是明德新民德璟言明明德于天下便是天下歸仁頃之諸臣言及起廢事舉葉廷秀成勇最有清望上頷之又諭孟冬祭太廟宜用何時德璟對會典原無定時上因商子丑二時德璟對古祭禮

只言厥明質明似用寅時爲妥

十月十七日講畢上與閣臣議東宮移宮事出黃匣內欽定官屬條約八款皆御筆也首欵離閒親親上因言潛邸孤危情事且捐誑嚇紿謗四字云中難盡言時方有選九嬪之旨又東宮年當選婚故議移居于外然婚倘未遂又方在嚴冬德璟因微言天氣嚴凍雖即繼之云天氣正寒稍緩如何上曰即俟二三月不妨未幾罷選嬪東宮因亦不遷

皇極門外西廡四十八間除䁒八間實四十間東二十間爲實錄玉牒諸館及東閣會坐公揖處西二十間上十間爲諸王館下十間爲會典諸館定王書房在西第六間第五間懸先師畫像四配侍側及永王出閣移定王于第四間永王在第六間王初出向先師四拜三叩頭以後一拜三叩頭第三間第七間爲二王退居處餘三間則大璫內閣講官會集處也定王中宮周后出辛巳受封年方十歲壬午正月出閣永王東宮田妃出壬午受封

年亦十歲癸未八月出閣皆命選新進士爲簡討
功教等官爲待詔充講讀以兩房兩殿中書充侍
書故事初開館內閣連到三日提調講讀以後不
復到上愛諸王令隔一日則輪一閣臣提調初開
講行四拜禮以後一拜不叩頭讀四書書經各五
遍講四書書經各二遍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倣
閣臣至案前觀王親寫十字餘俟諸臣退後寫足
送閣閣臣批圈進呈御覽
十一月初二日詔誅兵部尚書陳新甲新甲起家

乙科由邊道歷廵撫丁憂楊嗣昌薦其才奪情起
宣大總督嗣昌入閣繼任中樞者爲傅宗龍既得
罪遂升新甲爲大司馬附嗣昌力主欵議嘗張若
麒督戰敗逃後特遣馬紹愉往義州議欵竟得㛐
駡紹愉幾被殺匍匐竄歸臺省惡其辱國交章發
新甲奸狀上雖怒隱忍未即發適新甲有疏細陳
欵事中多援引聖諭此疏誤爲書役發科抄傳兵
科據疏糾參上意新甲見賣嚴旨切責回話新甲
回奏絕不引罪反自詡其功有某事人以爲功而

實臣之大罪等語上大怒着刑部提問部引失陷城寨律秋後處決左右有爲營解者以□未薄城爲言上曰□辱僇我七親藩不更甚薄城乎下部再議司寇徐石麒因言新甲陷邊城四陷腹七十二陷親藩七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禍亦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當臨敵缺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決不待時旨下卽會官處決

左都御史劉宗周到任上言六事一曰建道揆京

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請復之以
昭聖明致治之本一曰貞法守高皇帝焚錦衣刑
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并請罷東廠
緝事一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
九卿科道會詳之乃付司寇擬辟乃得收繫此于
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一曰清伏奸凡禁地匿
名文書一切立毀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
官交際愈多愈巧彈劾之後惟祈嚴斷一曰飭吏
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爲常

倒矣朝廷頒一令一令即爲奧竄之始地方有一事一事即爲科斂之籍至于督升謝薦巡方尤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爲科道考核之第一義上嘉納之未幾有武英殿中書王育民謁宗周于私寓出員外郎孫順所餽金宗周自劾被逮育民下刑部究問

贈故輔臣文震孟禮部尚書詹事姚希孟禮部右侍郎各廕一子入監給與應得祭葬震孟以日講受知特簡入閣爲溫體仁搆誣疏忝閣位亡後溫

猶在事撫按不敢具題戊寅年吏科吳麟徵有疏言之韓城擬票郵典自出朝廷何得徇私市恩御筆抹去止票該部知道希孟以鄉闈事謫南先震孟一月卒撫按以舊講官例為之疏請部覆如例議郵時張至發當國票旨以駢語四六新經申飭疏語違式議處撫按部科各官而寢其所請至是已越四年莫敢言及矣宜輿當國方博採公論以收輿望遂從部覆得如例予郵云

十月初八日北兵大舉分三道從墻子路入至界

嶺青山即砲遷安三河通州薊州等處已分道一往眞定一次河間一至香河又分別部收臨清等處一路勢如破竹直抵山東兖州破之執魯王索金玉不勝辱自縊死信陽王及監軍道于維新知府鄧藩錫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魯聲副將丁文明俱死之又破萊陽鄉紳侍郎宋玫吏部員外宋應亨中書趙士驥俱被執不屈死事聞上素服御中左門召百官戒諭數百言尤深自引咎諸臣皆叩首謝罪次日下詔罪己曰比者災害頻仍干

戈擾攘輿思禍變罪在朕躬勿敢自寬敬于宮中默告上帝修省藏罪視事勳戚文武諸司等官有奏事者赴玄政門報名候召蓋自十月至次年四月北兵方始出口所破城邑自薊通等處直至山東一省無不被蹂躪者已巳以來四次警變未有甚于此番者也

行人司副熊開元因見上罪已求言詔即疏求獨對上因召入德政殿開元請屏輔臣退然後有言上曰輔臣原無密勿可以不退開元奏皇上聖不

自聖求賢自輔使大臣皆以皇上之方寸爲方寸
天下太平矣又奏見賢焉然後用之等語上曰見
字最重要見如何是賢開元奏庸人在高位相繼
爲奸迫言官發其罪而誅之所敗壞己不可救上
曰多事之秋責備人主責備輔臣是大題目又云
軍興滂午多有小人挾私罔上爾必有私意開元
奏臣如有私乞敕輔臣面奏上因令補本逾日補
本言昔日輔臣縣刑重斂屏棄忠良故人得而攻
之今日輔臣奉行德意釋累蠲逋起棄賢才皆其

所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歎而已孰便起而攻之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于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皇上捐軀報國者疏入上大怒批旨以其譏諧輔臣狡託機密着錦衣衛拿問給事中姜埰疏言皇上修省罪己于言官諄諄致戒豈有厭薄之心哉言官持論太急無當聖心此言官之過也聖諭所云代人脫卸爲人出脫者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于章奏知之乎抑出于聖心之懸揣乎今如二十四氣之蜚語必大奸巨憝惡

言官之不利于己而無以中之不激皇上之怒不能箝言官之口人將爭効寒蟬誰復爲皇上言之者時有投匿名文書者詆各臣爲二十四氣者故琛疏及之上大怒命送錦衣衛打問與開元同日下獄已而以廷臣救重下嚴旨并責錦衣溺職着再行嚴訊打問再四讞上下刑部議罪司寇徐石麒議坐二人配贖聖旨以不具招罪司官石麒閒住該司劉沂春革職開元琛各廷杖一百仍發刑部擬罪再問再駁繫獄年餘至十七年二月始各

乞遣戍放歸

熊公自序畧云二十九日召對旣罪劉宗周等
獨諭金吾駱養性曰熊開元必有主使不行拷
訊是汝不忠駱出方沉吟道上中使忽以手勑
至則令取開元探畢命以病斃密詔也駱失色
語同列同列曰是何可殺璫黨亂政時田爾耕
斃諸言者足鑒也明日十二月朔取開元百端
拷掠求主者但舉一腔忠憤及姻朋輩私相感
嘆勸開元勿語者以對先一棱一百敲又一夾

打五百擯掠至垂斃始還獄初二日又一夾打五十擯復去衣打四十棍自分死矣金吾法已窮思之三日似有鬼神之通乃以所獄無大礙于首輔者爲一紙開元所供娓娓千言爲一紙同進幷繳前密諭曰誠如聖諭天下祇畏臣衙門之刑不畏朝廷之法合無將開元發部擬罪肆諸市朝始可昭垂後世初四日上以獄詞發閣延儒叩首曰熊開元南人不任刑今已至矣願付刑曹上用其言下部且手詔答金吾曰開

元埰前詔不必行始驚且喜呼聖明也　刑部

疏上以不審不招爲欺藐玩狗責堂司官開元

埰各杖一百開元已抵夜臺再四稍有人心莫

不泪落而科臣廖國遴語同官曹良直以綫死

之故良直即疏言金吾漏洩機密歸功于已歸

過于君毒哉此舉雖𣏾金吾不足贖罪何況開

元上忽召金吾諭曰外廷有人言汝金吾曰不

識言臣何事上曰言熊開元事汝洩漏機密金

吾曰臣不識熊且臣西班不與東班往還何處

漏洩但開元屬臣問姜埰屬鎮撫司問臣奉詔不得不商于該司吳邦輔邦輔弟邦臣見官御史或與邦臣商遂聞于外歟上曰朕今亦不究矣嗟乎人皆一死開元獨千百死非至尊宏宥能免茲辣手乎

閏十一月二十九日召對百官議督撫去留事畢諭科道官來吏科都吳麟徵首爲姜埰求寬上曰目今□入已及兩月任其焚掠慘不忍言時聖容惻然且垂涕言曰朕無面目見爾等爾等言官當

言的不言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屢見章奏不得不于姜埰疏上一問言官爲朝廷耳目如已不正何能正人𨯁徵奏熊開元亦以訐奏輔臣得罪諺云家貧思賢妻國亂思忠相封疆敗壞豈得不責備首輔總是姜埰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上曰開元假託機密陰行讒譖漸不可長前旨已明各科道俱有奏對言督撫封疆諸事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製大砲禦敵左都劉宗周奏國之大事以仁義爲本若望向來倡說邪教堂堂中

國若用其小技以禦敵豈不貽笑上曰火器是中國長技若望比不得外夷宗周奏若望小技何益成敗目今要愼選督撫若文官不要錢武臣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只說選才望不論操守使貪使詐貽禍不小因言范志完操守不好貪冒兵以致軍心渙散又奏朝廷待言官當有體卽有罪乞下法司今熊開元姜埰因言下詔獄大于國體有傷又言臣宗周前因言得罪荷皇上優容臣何幸而遇王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又如黃道周言

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既待以不死又蒙起廢二臣戇直不如道周道周何幸而遇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上曰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待言官有體假使貪贓壞法欺君罔上通不該問了宗周伏地引罪上曰黃道周聞他有學有守用係特恩怎得引他比例似你慣拗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輔臣周出班跪爲宗周求寬禮尙林欲揖刑尙徐石麒工尙范景文兵尙張國維兵侍馮元飆亦皆跪求

上曰熊開元這疏定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
僉都金光宸奏宗周賦性徑直客也不會與開元
不相往來臣與同官極知他在衙門百事整頓老
成可念上曰金光宸也着議處已而五府勳臣同
出班跪求寬宥上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宗
周光宸先出候旨諸臣各退上召輔臣再入隨傳
旨劉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將原旨同
捧至御前跪奏力救首輔延儒言之甚緩上不許
德璟奏昔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倚

說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朕所不如若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德璟奏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唐太宗巧于取名上曰如何巧于取名德璟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優容他以自成其名上意頗回諸輔臣復緩解之上遂舉筆抹去刑部議罪四字冢宰鄭三俊上直臣可惜疏曰劉宗周與臣出處畧同迂愚每足賈罪于明時拙誠亦恒見原于君

父昔年罷棄分正首邱今春起廢忽動聖懷其特達嘗卯一也自入朝端獨行踽步華年茂質者相率視爲朽人同流合污者又爭目爲怪物羣猜滿腹冰炭難入其憂讒畏譏又一也司寇徐石麒疏曰若曾論古者民有三疾三疾之中矜愚居二矜者不必皆廉廉者必矜愚者不必皆直直者必愚故孔子思之今劉宗周兼有此二疾其矜愚可厭其廉直可思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

矣及今用之猶可收其後效自兹以往耄矣已矣欲再見此正襟危度巖巖冷冷之老臣不可得矣時又有舉人祝淵上疏請用宗周命下刑部議罪副院張緯疏參極貪御史王志舉前按蘇松惟賍贖是求郡縣爭伺富民緣飾賍欵以供其意每一訪犯贖鍰盈千讞上又加五六百兩不等京師紬舖多本地巨商命各商寫會票十餘萬金不脛而走其家復捆載輜重揚揚入都至今數其婪橫之迹猶人人切齒又舉極廉御史成勇時二人皆以

叅樞輔得罪然立身既殊起念各别在勇直抒所
見可謂拂士之糾忠舉自知公論不容止如奸人
之蓋醜而已奉旨忠舉提問勇部議起用
十六年癸未正月當大計外吏二月當會試取士
以邊警阻隔外官入覲與舉人會試者俱不得前
乃改五月大計八月會試九月廷試屆期欽命井
研陳演通州魏藻德爲主考官通州係庚辰科進
士不三年即入閣又越同事三人爲副考皆出特
簡云

三月改禮部郎中吳昌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昌時好納賄宜興之再召實昌時奔走效力居多至是出入幕中與侍史交通探聽閣中消息在外招搖市權而醉心吏部謂誠得一月稱吏部郎即死可不恨宜興亦欲借此塞其望而遠之及入吏部而愈不可遠先是鄭三俊嘗問徐石麒曰昌時何如人石麒曰君子也蓋畏其機深故譽之三俊不語往時科道年例在二八月科一人道二人昌時爲政特廣其數例轉科臣范志完等四人御史陳

藎等八人科道羣起大譁掌科吳麟徵掌道祁彪佳率同官面折之昌時怙過自如科道皆惡之矣又宜興自恃聖眷忽視同官咸慍之而罷內操撤廠諸事皆內監所不喜司禮王之心嘗告宜興云我輩才力有限求老先生包容宜興不以爲意及以督師出誤信門生范志完之大言一以軍情委之迄無成功上方時時遣人偵候于是左右之譖入而禍不可解矣

上諭內閣楚寇披猖朕當親征大討次輔吳甡卿

體朕意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勦寇特賜尚方劍以重事權加賜銀蟒等項以示眷禮又給銀五萬兩銀牌銀花等項充犒賞之用
四月上諭首輔周延儒卿以元臣自請行邊星馳就道深可嘉尚特賜軍前賞功銀十萬兩銀幣各項俱全又特賜手諭云卿以原官督師關寧薊密昌宣通津保東一切督撫鎮將乇客兵馬幷京營兵將悉聽節制重者竟以軍法從事有功的立行陞賞仍着兵科方士亮職方尹民興隨行監紀功

罪不時馳報惟卿股肱元輔方倚賴匡襄不忍暫
離左右周召虎奉命專征唐裴度朝天奏凱名高
青史千古同符指日功成星馳入閣慰朕側席佇
望之意時北兵將出口宜與得論即行而與化先
奉命討賊者尚遲回未出京旋奉上諭曰輔臣吳
甡奉命督師三月以來遷延不前將出都門籌畫
不固若在行問何以制勝還宜在閣料理不必督
師因具疏請罪即奉旨着致仕未幾與宜興相繼
遣緹騎逮問南兵尚書史可法有疏申救得免死

遣戍北兵以十月初八日入口由薊通直至山東于三月初八莒州城養馬休息京師寂然無警矣四月初一赤羽自南來舉朝復大警初五日上御平臺召三閣臣詞氣甚厲云朕欲親征首揆周跪云臣願代往上仰面尚視搖首不言周起陳演跪云首揆閣務殷繁臣可去上搖首如故陳起蔣德璟跪言臣可去上復如前蔣起周再跪請行上回顧冷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直向東行慎勿轉西如首輔寓在西當時

一無料理不得不謝恩而出至齊化門權宿城樓
題請隨征官及勤王已到四鎭劉澤清唐通周遇
吉黃得功初六日至逼駐扎北返勤兵東起津門
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車載騾駝橫排擠擁遠近
砲聲日夜不絕首撥在通城與四鎭暨隨征各官
一無事事惟內豎面諭之諄切外豎出戶之驕嗍
近憂通城之脆薄及兵將之寡弱而已五月初六
日烽火頓息各處解嚴通城諸文武再慶太平越
四日還朝爲初十上午卽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覲

手扶握慰勢倍至　休沐不允十五日賜閣臣羊酒陳蔣二相疏辭謂伴食方負慚遂收成命首揆亦疏辭竟同准允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儀俱駁情理未盡廿三日傳府部九卿申刻平臺候旨接出聖諭首輔周延儒朕所敬信不謂亦有蒙蔽着議處逾日議處疏上旨下猶予致仕賜路費銀百兩後參疏日甚向之最相昵者出語更毒如袁彭年之輩皆各自爲地急自別其非周黨也蔣拱宸

朋比爲奸一䟽劾吳昌時贓欵多實七月廿五日中左門親鞫昌時事詳于後即日遣緹騎逮首揆十月初八日抵京自䟽願戍衛邊不報舉朝亦無敢有下救援語者矣

五月以倪元璐爲戸部尚書仍兼翰林仍學士故事浙人不爲戸部又以儒臣改任皆破格也上召對面諭嘉其志念忠誠才猷敏練論奏井井有條又論曰帝王用才致治原只一二人周之四友漢之三傑即太祖所用文臣亦不過劉宋數人耳又

諭祖制不用浙人爲戶部今用之爲急只得通融又諭以餉不淸則兵不强民不安今以安民爲本元璐曰臣本無才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必先准餉以權兵因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輿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上曰有學問之言旣受事與兵部尙書馮元飈商互稽之籍卽請以戶部一司官兼職方俾得察核諸鎭將士有崇明人

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璐奏聞請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獻海運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璐驚喜奏聞上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每歲糧船漕與海各相半行焉至甲申二月首輔陳演以元璐詞臣不達錢穀奏上命罷司農任仍還講幄三月之變從容自縊死倪解任後以吳履中繼之

五月十六日上御皇極門召閣臣及吏戶兵掌印官兵科都給事中　過跪出手敕欽定督撫去留云

薊遼只須總督一員擇敏練幹才任之遼撫一員黎玉田鎮臣一員吳三桂專任關寧勦□山永撫臣一員李希沆炤舊鎮臣一員盧天祿是否堪任着另推薊密不必分作二鎮保着順撫三屯鎮管轄即着王維禎唐通料理督師保督俱不必設呂大器趙維岳回京另用保撫徐標新任可用鎮臣另推通州只設鎮炤舊以副將總領其餘要害須派明設信守防先時有備不致臨事張皇時以督撫增設太多因議裁汰赫然整頓一新然總兵督

濫數百員副叅以下尤多皆未及汰大約樞部以
此爲交結納賄地雖屢經票擬駁推亦置之高閣
此邊事大敗壞之病根也
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
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
蒿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
皇上亦何以致治平上歔欷泣下標又曰天下以
邊疆爲門戶門戶閉則堂奧安其要莫若修內治
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

不實心任事以至于此皆朕之罪標又言東戰屯田上善之標四月已卯管事辛卯陛見賜金幣至是復召蓋上深憫畿民欲得其詳也標在任能殫力任事甲申春大寇臨城竭力固守知府邱茂華先已遁賊踰欵標執之下獄親自登城畫策守禦而叛兵劫標殺之出茂華于獄遂徹屬縣俱叛于寇

命孫傳廷特加督師總制應鳳江楚豫川勦寇軍務兼總督三邊兵部尚書呂大器以兵部侍郎總

督江楚應皖等處軍務各給以行間賞功銀幣等
項差官星夜解至軍前聽用
懸賞格擒斬闖賊李自成賞萬金爵通侯擒斬張
獻忠賞五千兩官一品世錦衣指揮使
六月癸亥朔戮叛帥劉超劉越各凌遲傳首九邊
妻子給付功臣爲奴財產入官舊制朔望停刑時
以超等拷問垂斃改初一日辰時祭告午時獻俘
上御皇極門兵部行獻俘禮百官皆致詞稱賀超
永城人中河南武解元䟦而知書爲貴州總兵坐

罪免後上疏言兵事中樞陳新甲起爲河南總兵
私怨殺御史魏景琦及舉人高明楷生員王奇珍
三家百餘人遂據城稱叛巡撫王漢奉密旨討之
爲兵部所洩漢率兵至反爲所殺執永城鄉紳丁
魁楚練國事等迫令上疏保之未幾鳳督馬士英
合兵圍討逆困出降解赴京師正法獻俘時于闕
下大聲呼冤枉者再三上不問七月初十日上召
三法司錦衣衛刑科掌印官山東武德道僉事雷
縯祚來中左門命該衛提范志完門外伺候先是

續祚疏言志完兩年僉事遽陟督師不聞知兵善
戰徒恃賄賂升非有大黨何以至是方北兵攻德
不下去陷臨清越五日而志完始至聞破景州懼
欲避入德城臣未之允乃託德州大紳謝陞僑寓
詞林方拱乾晤臣于南城古廟臣答以援兵非受
採之川督師非入城之官不聞薊州之陷由夷丁
內潰乎此臣目覩最眞者也若夫座師當朝罔利
代庇玉帶明珠懸作市賣撫鎮之囮子部堂臺省
半屬頤指氣使之私人稱功頌德于班聯君前臣

名通廢常禮至于中樞主計惟善處文請餉必餽
常例萬金必扣三千兵部則推升有估缺之價叙
功憑孔方為優一則木偶皆貪聽司官吏書作弊
一則深捱長跪丐科道閣部免叅□□猖獗惟以
添撫添督卸脫諉推徒為破甑燃灰之巧圖何有
金城棄祇之寶着上覽疏異之命舊計臣李侍問
傳淑訓樞臣張國維及戶兵科俱議處志完拿解
質究隨召績祚入京至是召問績祚前劾志完縱
兵淫掠及金銀託方拱乾行賄果否績祚對如前

奏因召拱乾入又問續祚稱功頌德遍于班聯是指何人對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淸獄蠲租俱認爲己功兩次考選收爲門下凡賈恐撫總兵必經幕客董心葵之手又令馮銓之子送物回家上命立逮心葵又問志完逗遛淫掠之狀志完辨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庄督總兵賈芳名等禦敵乘大風却之上斥其妄又問吳履中爾察核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上曰趙光抃亦逗遛但參志完何以服之命并逮光抃薛斂中而拱乾辨

無受賄事上不問
二十六日上御中左門東宮二王左右侍召三法司等官及御史蔣拱宸郎中吳昌時上問昌時結交廠衛存何意見昌時辨其無又問馮銓結親受其萬金昌時言行聘從無萬金之理又問數欵皆拱宸疏中所參也昌時一一辨對不服上令夾起將昌時二夾敲四十損斷損二根上疑有弊着錦衣衛司用門外候旨昌時暈絕而蘇復奏云五案之大法失事必誅行間之功非察飾同任東協兵

失事拱宸何得脫免上問拱宸行間失事情形拱宸不能答因仍拿下候旨隨下諭云吳昌時大奸巨猾鄭三俊何以破格錄用着議處張國維職任中樞失事重大候恂棄汴不救坐糜糧餉俱拿解來京究問郝絅蔣拱宸方士亮尹民興扶同欺飾并喬可用俱着法司提問郝蔣以叅昌時賍款不實方尹則先奉命隨輔臣出征者也

諭吏部朕覽輔臣奏嚴禁寓所逋謁其有事關職掌俱于朝房會議或重大機要不妨過東閣密商

並不許擅詣私宅投謁送遺私揭犯者緝糾論斬蓋內閣陳演有揭嚴飭往來也說者謂演如此自愼不知日後爲闖賊所炙獻多金何來

諭吏部差官召上江漕儲副使方岳貢來京陛見尋以召對稱旨特陞協院左副都未幾即以原官同李建泰入閣辦事從來閣臣無僅帶副都御史銜者三百年來惟岳貢一人而已先一日召對適上詰責吏部某事尚書鄭三俊云臣正行糾駁岳貢云何不即行題奏一語深當聖意遂得大拜後

闖賊破城不早引决竟被刑辱而死　時有給事中時敏部擬例推金華知府託同鄉求援于方方令急具一條陳疏進來敏即具二套疏忽奉嚴旨下部議處衆相訝不解所謂適例推疏上方票旨時敏正當議處何得遽行升擢員缺另推後議處疏奉旨時敏降三級照舊管事仍儼然掖垣矣其舞文弄權如此

岳貢以崇禎元年爲松江府守歷十四年不遷

同時蘇州守陳洪謐則歷八年不遷皆以錢糧

不清降罰至二十餘級兩人于粮務實未精明任吏胥耗蠹不能辨也陳過于仁厚然與民休息民皆德之方則惟奉聲氣要津日以詞訟作書帕因得延譽內廷躐位卑俯卒致身名俱敗使不遇國變幾同漢家亘二千石並傳矣七小

八月諭刑部瘟疫盛行民間罹災甚慘大小各官都着洗心滌慮共圖挽回獄中情輕各犯先行釋放候旨事涉矜疑者作速問結未幾上召刑部尚書張忻問曰獄中各犯可盡該放否忻曰此時瘟

疫遍行物故者多慘不忍見所以取保放出若失誤封疆者仍禁不放上曰放也罷了各犯就帶方巾穿色衣在外拜客如熊開元姜埰尹民興等這等可惡忻出即拘喚數人還監收禁　時京城瘟疫盛行朝病夕逝人人惴惴不保有全家數十口一夕幷命者上特令張眞人建醮而終無驗日中鬼爲市店家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盆于門投銀錢于水以辨眞僞民間終夜擊銅錢器聲以驅厲祟聲達九重上不能禁景象蕭條識者早卜

有甲申之禍矣

諭內閣禁奢靡止宴樂前已與先生面諭還宜擬
旨通飭朕于元旦冬至壽節端陽中秋及諸大典
禮升殿方許作樂其餘皆免朕浣衣減膳已有諭
旨今用錫木器以示儉約金銀各器關典禮者留
用餘貯庫以備賞賚內外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
力辦賊先生每將先年舊旨再叅看議妥來行

上性儉約常服多係浣衣庚辰秋後以念聖母
矢心齋素用湯初係金玉自後止用磁漆器砲

服大袖止留尺五寸令閣部大臣亦以尺五寸
爲則辛巳六月瀛國太夫人徐氏言夢太后鸞
輿下降笑語如家人請上除齋戒日外不妨暈
進肉味奉旨聖母託夢勝心不勝思慕除郊廟
祭告遣諱忌辰朔望仍齋戒外其餘日用常膳
于奉先殿收回祭品量用自是始用葷然每當
祭祀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皆出宿文華殿或武
英殿俟禮畢始回宮云
十一月　日刑部奉旨周延儒機械欺蔽比匪

營私濫用匪人封疆貽誤屢旨已明所擬豈足蔽
辜姑念一品大臣着錦衣衛會同法司官于寓所
勸令自裁准其棺斂回籍先是部院看議云周延
儒召起田間隆以師保可稱千古殊遇受事之初
將順聖明有蠲租赳廢解網肆赦諸大政天下想
望太平自宜永矢淸白仰贊扆謨乃防簡疎于比
匪居身涉于營私又云精神慣用之揣摩伎倆總
歸于閃爍一時之倖竇日甚狐假公行自誤因以
誤國嗟何及矣以大官受財枉法律擬發烟瘴地

方充軍奉旨勅令自裁蓋出自聖斷云

部院看語畧摘數句實中情非受者當亦心服

若如流傳種種至有受賄縱敵之說夫力能殲

敵方能縱敵漫坐以莫須有之案有識者俱不

以爲然也

同日奉聖諭罪督范志完趙光抃薛敏中失陷封

疆着即會官處決吳昌時把持朝政奸狡百端也

着斬決了罷吳姓發雲南金齒充軍

法司看議云吳昌時遍身鱗甲轉眼戈矛生平

伎倆在于依附逢迎晝夜營謀惟是挑搆反覆望門希附則改頭換面以呈身入幕求容則舐痔吮癰而獻媚陽爲詭譎反誇作驅奸滌黨之公明肆傾排偏衿有護翼正人之力投拜畀輔薛國觀遂覬覦乎考選事串通逆案馮銓而假竊其聲靈舊冢臣清執之品自昌時入而銓政亂是累冢臣者昌時也舊輔臣柄政之時自昌時用而議論頻滋是誤輔臣者亦昌時也數語描寫已盡可作昌時小傳也

光抃由兵部任雲南巡撫以劾總監鄧光韶謫

戍蓟州破日廷臣咸薦其才起任薊遼總督堨

家貲以練兵竟與志完同戮識者冤之

張獻忠旣破襄陽後破黃安癸未正月破蘄州荆

王播遷兵備許文岐死之遂陷黃州破麻城從鴨

蛋洲渡五月　日破武昌先是賊至江北省中官

府皆泄泄無言城守者忽中夜有呼于街者曰賊

至矣闔城男女驚起狂奔至曉寂然未見有賊如

是者數夜人皆玩之不以爲意及是曉登城望之

滿江皆賊船矣兵民一時驚潰賊入城盤踞楚王府搜取庫藏及刼掠紳民無遺以復輿籠王沉之江屠戮數萬人又驅男女數萬人于教塲聲言點兵衆人既集傳令跪上者亂砍跪下者亂箭射死百無一存積屍浮江江水爲赤其未殺者多則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獻忠遂僭稱僞號鑄西王之寶稱武昌曰京城僞設六部並府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八人爲進士授郡縣官在城各官死難者叅將崔文榮與賊格鬬死長史徐學顏爲衆賊

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鄉紳大學士賀逢聖與文燦守德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向北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鑿舟全家溺死子觀明光明俱夫婦同死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至十一月壬子始克斂自此以後常武衡德相繼告陷八月破岳州長沙巡按劉熙祚長沙推官蔡道憲俱被執不屈殉義最烈別有詳記同時殉難者又有州縣嘉魚王艮鑑鍾祥蕭漢蒲圻曾拭均州胡承熙衡陽張鵬翼興郡留守徐壽崇武昌通判李

毓經歷任文熙上開闖賊在崇汜宛禹之間嚴令孫傳庭出關相機掃蕩先是賊盤踞楚豫間有窺關中遏金陵之意廷議催傳庭進勦傳庭故將家子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初試小勝遂欲一大創之恃高傑爲摧鋒傑不肯用命再三止傳庭勿出秦撫馮師孔數言頓兵久安非朝廷命戰意也且寇日深橫將何所底傳庭不得已以八月二十日出師逼賊賊匿精銳驅殘民誘我屢有斬獲遂以捷聞前行三百餘里賊伏盡起進退

失據芻糧不繼兵衆大潰時將士家屬盡在涇原高傑謂潼必不可守莫若收合各兵保西安以固根本傅庭不許曰若退則潰不可止不如聲言進戰使賊聞而遁我且可待餉賊偵知之明旦挑精騎壓壘我師卽奔潰器甲山積騎兵悉退入關步卒後至賊尾之獲所棄甲仗甚衆乃僞爲步卒裝雜入關關內伏兵旣多砲聲一響關門卽開時九月初六日也諸帥倉皇四散西安人王根子私降賊縱賊大入道臣楊王休布政陸之祺以下皆降

西安遂陷傅庭方在關上爲所留西番喇嘛僧二
百人擁之西行死于亂兵自傅庭死而秦地悉陷
遂破榆林入太原直逼京師矣一時殉難死職者
省城則巡撫馮師孔按察使王綱長安知縣吳從
義渭南知縣楊暄商雒則道臣黃世清蒲城知縣
朱一純商州鄉官則原任尚書南企仲誥封副都
朱崇德原任巡撫焦源清焦源溥御史王道純叅
政田時震主事南居素蒲州鄉官則副使祝萬齡
咸寧舉人朱誼泉中部知縣則朱新甓有一未配

妾亦投繯死部司一吏郎從周亦罵賊死

孫公以將種奮跡甲科由知縣升吏部有吏才

至崇禎七年任陝西巡撫禦賊有功旣遷保定

總督以同事不相能稱疾求去言官論其卸責

誤事革職下獄張獻忠旣降復叛楊嗣昌失事

自盡傅宗龍汪喬年相繼敗死孫從獄中請討

賊自贖乃復官總督各省兵勦寇初奉旨諭誅

賀人龍撫其部衆分將領之督師出關頗有成

畫方捷報至京廷臣動色相賀未幾而敗報踵

至矣考其所由皆馮撫趨之又是時熊給事人霖方奉使在秦亦責以奉命討賊宜速進無退不得已徼倖一出竟至于敗嗟乎國之將亡神奪其鑒四路出師決于紅旗之踵至松杏敗績成于職方之坐催潼關不守陷于馮熊之讒言遂至于一敗塗地中原爲墟是誰之咎歟然而馮卒能殉職熊于國亡之後亦航海全節而死悉可免後人之苛論矣

自成自初起至是剽掠十餘年旣席捲楚豫始有

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旣奄有全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戸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如姑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餉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于計

必知所處矣書上不省賊初專事殺掠牛金星勸以不嗜殺于是禁戢其下民間安堵遂改西安府爲長安府

自潼關既破賊乘勝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京師大震廷議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爲總督命御史霍達爲監軍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諭應桂曰逆寇入秦特命前往早平狂寇早安萬民有真勦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然有好兵有好有司自然有好百姓在爾實心去做應桂再三稱難言賊已入關州

縣尾解所發臣兵三萬及糧餉尙無實着陝西既
爲賊所蹂躪本地糧餉如何追徵所撥川餉亦隔
省爲梗上呼戸臣倪元璐問該部何以應之元璐
奏懷慶現貯有餉銀十五萬又司官劉邪弼催到
十萬又剩有五萬秦中勦餉原額七十餘萬如西
安未破憑該督設法督催接應應桂奏催徵已難
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濟元璐奏山西近京只有
此項可濟邊需不敢輕許上曰也要撥些與他應
桂奏要幾員好將官上呼署兵部張伯鯨諭宜選

兩員與他伯鯨奏他討馬岱已推保鎮尤翟文已
回止有孫獻捷見在京營應桂奏原任保鎮姜瑄
以通賄薊鎮薛敏中以失事二人可用上不許着
另推呼霍達命作速前去料理達奏昨據按臣金
毓峒報孫傳庭不知下落按臣東走撫臣馮師孔
西走未知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以報皇
上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慟哭伏地上許其熟練
地形實心任事令照論內事有功破格升賞上命
輔臣擬論須給銀幣紵絹各項爲犒賞用又令御

馬監撥馬數十匹與家丁騎坐令兵部速選將官同去又命吏部李遇知察邊撫宜易者因議易甘肅巡撫林日瑞去時賊已入關方推秦督無肯行者上謂罪廢諸臣原以知兵舉何至推督撫便苦無人聖意蓋有所捐應桂亦其一也部中不得已推之然實非邊才上特賜宴于中左門直房令閣臣侍宴應桂得命後日夜悲泣勉出都門則偽官充斥赴任無地矣

是時朝無確報相率自愚莫有以賊在意者閣

中票旨但云以匹馬不入為功兵部議兵但云以死報國未聞作何調遣上下相蒙馴至敗亡莫之省也

李自成旣破西安遂破延安破鳳翔以達榆林兵備副使都任及故總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惠顯李昌齡尤翟文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威為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僞官說降不聽賊怒環四面攻之城上強弩疊射殺賊無算賊

稍却已復益兵力攻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都任合室自經死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餘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許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盡文武將吏以及士民死者數萬人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缺餉軍士飢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榆林既屠賊擣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攻寧陽城守不支遂報陷韓王兵備段復興知府董琬

鄉紳太常少卿麻僖俱死之已復遣賊陷甘州巡撫甘肅林日瑞已奉旨罷職尚未離任同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以力竭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堅守不下至明年二月詐降殺僞官賀錦等

張獻忠既破武昌踰返兵破長沙一路至四川陷涪州瀘州圍佛圖關進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合宮被難舊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皆死之賊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劓耳鼻斷一手驅至各

州縣兵至不降者視此爲例若能殺王官府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解甲投降者矣進陷成都蜀王亦合宮被難巡撫龍文光及道府各官皆死之姓名不能詳記所知者惟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仁壽知縣顧繩貽成都知縣吳繼善繼善一門四十餘口皆同日并命爲尤慘云獻忠大索全蜀官紳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挾卷握筆以死蜀中士類俱盡

復大殺百姓全蜀數千里蕭條絶無人跡時蓋甲申年秋冬事也中原多故獻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後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逡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于蜀以養子孫可望嗣領其衆焉

當日破京師殺君后者闖之罪惡實甚于獻而蹂躪楚蜀殺人盈野者獻之暴虐尤甚于闖蓋天實生此二賊以亂天下跡其所爲固多史册以來所不經見之事近婁吳梅村先生記兩寇

始末頗詳茲不具述

上念宣鎮爲京藩屏援勅必先以馬鈌發御前銀三萬給鎮臣唐鈺令市馬閣臣蔣德璟奏言該鎮買馬額銀兵部歲發不貲未見作何收買茲復另發旣非例且恐鈺復浪費一擲也上不聽未幾大同山海各鎮臣引例討御前銀買馬上思璟言不復發鈺以貪淫爲宣督王繼謨參提前銀竟不可問

吏部文選司兵部職方司爲用人之地歷任正郎

多不能副上意因特起原任太常少卿沈自彰以
原官管文選事原任四川布政張法孔以太僕少
卿管職方事沈係辛丑科由縣令歷任部曹府道
以天啟年布政升常少崇禎元年致仕張係庚戌
科由戶部歷任司道丁丑年以四川布政考察革
職茲忽以陝方二輔薦特起廢籍改授吏兵司官
皆未有之異事也到任未久即遭國變不能殉節
為賊夾辱而死
浙粵二鎮缺已一年因營求者多相持久不推有

大璫王之心之弟之仁久欲得之兵部堂司引嫌
置爲緩局以致蜚語上聞特召職方郎王永積入
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邊鎮方急未暇推
及內地爲對亦實語也上怒鞫其官實欲出此缺
以予新職方也有大力者亦果得二鎮以去
十七年正月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
鳳陽地震闖賊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順
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爲僞丞相立六政府尚書等
僞官盜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絳州一路遣僞巡

投于兵部言三月十日至會同館繳兵部執牌者
訊之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與十金代投
以爲詐斬之
宮中向有密室累朝不開至是上忽欲開視大璫
因諫止不聽開進見空屋三間中惟小紅箱一隻
啓而視之則有小畫三軸其一畫文武百官俱手
執朝冠披髮亂走狀上曰此殆言官多法亂耶其
一畫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狀上曰此是
軍民背叛耶其第三軸則止畫有一人短衣跣足

披髮中懸則儼然御容也羣璫相顧失色上爲憮然而出

吏科吳麟徵疏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蓋寧遠在關外徒守甚難先年職方趙光抃出關察核已有此疏議者謂無故棄地不可今當有警徙三桂將兵入援實要計也上下廷臣議閣臣謂關門兵未可輕調棄地作何名目持不可且告麟徵言之失乃不果行三月中警報益急亦以爲言上獨斷其是內

閣乃肯行猶請降旨吳三桂問撤兵事如何經數
月往返遂遲師期三桂以二十日抵豐潤則京師
先以十九日陷矣
罷兵部尚書馮元飇以原任兵科都給事中新升
添設兵部右侍郎張縉彥代之仍兼翰林院學士
縉彥初任縣令以禦寇有功考選戶部郎以召
試改翰林時楊嗣昌爲樞輔屬其私人沈迅薦
縉彥才改授兵科都給事本欲收爲同黨也縉
彥到任即疏糸嗣昌且于召對時言之而誌五

案大法一疏尤爲嚴切可謂克稱其職矣至是
方以科臣起復遂遷拜佐部郎正樞庸昔卅前
心特簡受事未久忽遭大故先旣不能畫一策
以濟變後復不能拚一死以報國南渡之日幸
借名以復官鼎革之後又反顏而受職究以飾
名獲罪禍及身家可不哀哉元飈與其兄元飀
同以文章聲氣名振一時推爲大小馮元飈在
諫垣頗多讜論晉任中樞已値時事艱危之秋
自知不能勝任故託病堅辭幸得卸責歸未幾

亦即以病終颺任天津巡撫北都變後潔身言旋未幾相繼齎志以沒識者悲其所遇之不幸矣

命免金聲逮問授翰林修撰來京陛見聲初任庶吉士已巳之警同劉之綸請纓自効改授御史監軍事平解任養疾家居值寇警練鄉兵以衛地方鳳督馬士英所募黔兵過徽爭鬬失事士英具疏叅之奉旨逮問聲亦先具疏辨上察其枉且追念昔年舊勞故有是命併論追䘏之綸云聲是時已

丁艱未遑赴召乙酉之變起義不克挺身赴難從
容殉節于舊都
正月三十日上召閣臣及吏戶二部臣入文華殿
諭吏尚李遇知曰廷臣所舉知兵及清官皆當核
實不得濫徇又召戶尚倪元璐曰各邊需餉甚急
月前已要措處百萬元璐言外解未到途中梗阻
因言浙中東陽土寇之變上曰不必奏卽與輔臣
商議措置因取光時亨疏目閣臣曰先生每票擬
須依朕意這疏內聚斂小人係何人閣臣蔣德璟

對曰卽是係練餉部科上曰部科何人璟曰原任戸部尙書李待問科臣偶記不真上曰朕如何是聚斂當時只欲練兵璟曰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出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不得辭其責且所練兵馬今皆安在上曰倪元璐已并三餉爲一了璟曰戸部雖併三餉爲一州縣追徵只是三餉上大怒曰前票孫晉本既是狥縱這光時亨本內所參何人並不明言這等票擬顯是朋比璟奏臣孤踪獨立與二人並無一面一向

在御前說練餉當歸聚斂之非不是今日方說請輔臣同李遇知倪元璐皆爲求寬倪止以鈔餉係戸部職掌自引咎上曰起來諸臣承旨退退後璟具揭待罪奉御批朕知道了而鈔法已停免練餉亦議裁矣璟連疏求罷至三月初二日始得旨允放仍賜銀幣乘傳云先時有建議行鈔法者鈔背書寫行使姓名五年填滿繳換上以堂印鈐之命侍郎督寶鈔提舉司閣中票擬屢不合旨上于宮中傳鈔式令鑄印二面相連又改五年爲四年云

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勦寇二十六日行遣將禮
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親御正陽門
授建泰節鉞備法駕　警蹕賜宴餞之五府掌印
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立
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
親賜建泰御酒三杯卽以杯賜之慰諭再三曰先
生此去如朕親行令內璫為之掛紅簪花鼓樂導
尚方劍而出上目送之又賜手勅有願卿早蕩寇
氛旋師奏凱候封進爵鼎彝勒銘語官軍旗番十

餘萬自午門外排列至正陽門旌旗金鼓甚盛建泰御肩輿行不數武損折識者知為不祥是日大風沙占曰不利行師授進士凌駉職方主事隨輸臣監軍敕李政修罪軍前効用以郭中傑為副總兵充中軍旗鼓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因遲其行日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州兵逃歸者三千人次東光紳衿城守不納留攻三日破之笞知縣張宏基殺鄉紳王佐是日郎移師出城初建泰承上寵命恃有家

財可佐軍需後聞家已破進退失措惟逡巡畿內而已

二十九日上傳命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俱以原官入閣辦事後城破上崩閣臣中從死者惟景文一人不然黃扉一席抱盡作南冠楚囚矣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遂以二月初五日薄太原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困守兩

晝夜初七夜風霾大作初八辰刻風愈烈飛沙揚塵賊乘風緣梯而入城遂陷樾德先已知不支手爲遺疏付監紀賈士璋曰君將此疏上聞俾朝廷知今日尚有不逃不降從容死節之臣也時緊隨帷中軍應時盛時盛先謂妻拏曰外無救內難守撫院忠義自矢吾誓必相從汝輩不若從吾皆爲厲鬼無爲賊辱也先將妻妾及一子手刃之次日同撫院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同死者布政趙建極守道毛文炳而下共四十六人姓名俱未詳賊破太原

後遂至忻州攻代州薄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殺賊萬餘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已殺萬賊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于是衆心益固會兵少食盡不敵而敗城破猶揮刀力鬬被執磔死遂屠寧武賊遂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爲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豕而

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無不扼腕憤恨者

上下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畀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豢養肆廿載兇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

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過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

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省民力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有恢復一郡一邑者予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吏部奏大寇就擒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着授兵

科給事中先是東陽之變實推許都爲主都故任俠好義遠近信服邑令姚孫棐貪殘虐民借名備亂橫派士民輸金而坐都以萬計都實中人產勉輸數百自請告減因有忤言適有奸民假中璫名招兵者于都無涉也事發文致之又摘其所刻社稿姓字謂是結黨謀叛會都葬母賓客咸集負氣者互煽之因發憤興兵以誅貪吏爲名民怨毒已深旬日之間遂聚衆數萬掠東陽義烏浦江三邑巡按左光先聞變卽調兵行勦民各保寨拒敵官

兵大敗子龍時爲紹興推官命之監軍子龍謂都
非反者爲貪令所激耳令親信賫書往諭都郎率
其同事十三人解甲投降子龍爲之請命光先不
許悉斬之餘黨盡散浙以平子龍尙以文章名世
南渡時爲諫官有聲國變之後謀起大義不克而
死

出原任兵部尙書張國維于獄召對中左門命以
原官督浙直兵餉國維拜命後卽賊信漸迫星夜
率數騎南行得不及于難吏科馬嘉植韓如愈等

亦借催銀等差速嚮而南至山東如愈爲劉澤淸差兵殺死于道

國維本浙人在諫垣時能不附同鄉烏程之黨然亦不爲崖異故烏程容之鎭撫蘇松歷七年之久雖無大功德而與民休息民頗頌之至中樞之任本不能勝況値時事多艱前人敗壞之後耶時科道交章論列有曰深揖打恭便成職業亦畧其大而苛其細也宏光時再任戎政與馬阮不合先幾乞身人謂其愚不可及南都旣

覆錢塘晝守卒能竭力盡節一死以畢其事噫是亦可以傳矣

召對文華殿上問左都御史李邦華密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其試問之語指詢何事輔臣陳演對中允李明睿疏及少詹項煜議單上卽備閣默然蔣德璟奏廷議俱言東宮宜往南京監國上不應次日給事中光時亨卽疏參李明睿南遷爲邪說明睿疏辨上卽召光時亨面詰曰一樣邪說却只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姑且不究文曰諸臣

令出出郎潛遁遂止不遣未幾陳演蔣德璟相繼
告歸藻德郎爲首輔當罷演之先一日上語演曰
朕不要做的先生偏要做朕要做的先生偏不要
做蓋指言南遷及遣兩輔諸事也
賊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守城不應總兵朱三樂
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糧儲戸部郎中徐有聲朱
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合家九人自縊先題曰
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殺代府宗室殆盡留僞
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僇兇暴後爲陽和軍民約

鎮城軍民內應殺天琳

賊犯保定督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賊入城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地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從子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衣裲襠大呼曰我金御史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盡投于井張抱一孫于懷而下侍婢四人亦同下時三

月廿一日京城已先三日破矣

賊陷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騶郊迎軍民聚謀藉藉巡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顧聽軍民納欵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不之應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燃火軍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刀自刎死軍民遂開門降鄉紳羅彥自殺

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賊移檄至京曰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繳京師大震十六日陷昌平州十七日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民對未及半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諸臣立候多時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十八早朝上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即拭去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汗浹沾衣內臣呵止之國楨曰

此何時也君臣卽來相見不可多得矣上召入奏守城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卧如故上乃命內臣俱往守城十九日早大雨雨止賊攻城砲聲不絕上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不絕徘徊論時囘乾清宮殊書諭內閣成國公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時諸閣臣已出內臣置九上而去上入中宮視后縊畢仍囘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亭新建閱操處也太監王之心對縊諸文武臣相隨死難者閣臣范景文而下凡二十餘人另有

紀

三朝野紀卷七終